

■ 书人书话

静听花语走过四季

□邓艾芬

花是有语言的,在阳光空气和水的爱抚和沐浴中,它以不同的颜色、不同的姿态绽开它的心扉:红的热烈,粉的娇媚,黄的妖娆,蓝的高贵……五颜六色的花朵像海军手中的小旗一样,花用不同的姿态和颜色与人交流,让人类和自然融洽地生存。近日,时常手持高明星的摄影作品集《花语》,欣赏、思索、陶醉,观花影,听花语,犹如徜徉于姹紫嫣红的花圃中——

春天的牡丹,“花开时节动京城”,姚黄、魏紫、二乔、一品红,有“朱砂垒”,还有“状元红”,有娇小的“飞燕红妆”,还有华贵的“软玉温香”。历朝历代,吟诵牡丹的诗文太多,以至于我们在观赏牡丹时总有种词汇贫乏的自卑感,无奈只能把幸福的愉悦全放在心里,只能在花前驻足凝视,竟然没有了说几句赞美话的底气。牡丹就是这样以它国色天香的高贵大气领先了春光,引来大地的万紫千红。

沐浴着春风细雨,我们不知不觉来到初夏,观荷,是件既惬意又文雅的事儿,他需要静静地观看,慢慢地品味,所以古人说:只可远观,不可亵玩焉。你看作者给我们展示的“红妃笑”“玉芙蓉”“六月春”,让人目不暇接,更有灿烂的“粉合欢”,纯净的“白仙子”,有气色诱人的“贵妃出浴”,有婷婷娜娜的“瑶池红衣”,这边看到娴雅沉静的“睡美人”,那边又为素心俊逸的“佛光莲”叹服。荷花——花之君子,中通外直,出淤泥而不染,它的品质历来被人们作为“清廉”的象征在诗书画卷中赞赏,而高明星用了更为直接真实的摄影,让我们看到了更多形态更多颜色的荷花,不单是荷花的“清廉”,还有它们的娇美。

秋天,是个成熟的季节,也是让人想撒把野的季节——累累的收获让人有了高兴的理由,举目的萧瑟也让人有了一种无畏的洒脱,犹如人过中年那种参透人生的无畏的潇洒。于是,菊花该是人们的知己了。重阳节,或呼朋唤友登高聚会,或独自临窗斟酒小酌,大家都借着菊月的到来抒发胸臆,菊花那种傲然凌霜的风骨,真正契合了人们的心境!我在这本书中看到了瘦俏的“翠菊”、纤细的“松针”、慈祥的“黄佛手”、璀璨的“红绣金”。有端庄的“玉弥陀”,也有透点儿霸气的“大金蟹”,这一帧帧的菊花照片,不禁使我联想到了每年在开封举办的菊花花会,那一年比一年规模宏大的菊花展,迎来一年比一年数量增多的观花人,大街小巷,游人如织,热闹非凡。由此,我有理由这样理解——秋天里赏菊,是在肃杀的秋风阵阵袭来时,人们在菊花那种洒脱与无畏的秋韵中释放个人的狂欢的撒野。记得一次我在深秋时节登山,看到在风中摇曳的黄栌叶子,深红透亮,非常之美,就拍了几张,取名“秋天的旗帜”发到网上,好朋友们纷纷称赞,说“旗帜”一名叫得好。是啊,秋天,在万木霜天的日子里,秋花和红叶给人们带来了精神上的极大鼓舞,让人们借着丰收的喜悦,借着美酒的豪气,鼓起勇气走进了冰天雪地的冬季。

寒冬腊月,雪压冬云,但是依然有花,我们仍然能听到花语,看那冰清玉洁的“白玉碟”“小玉蝶”,再看俏丽的“红玛瑙”,这棵个性独特的“米单绿”,那枝气度不凡的“宫殿黄”,坚强的“铁骨红”,文静的“雪月粉”。在冰封大地万物沉寂的寒冬里,悄然绽放,似乎用它顽强而美丽的生命的原色,向人们倾诉着一片丹心——冬天来了,春天还会远吗?

静听花语,走过四季。走过四季,静听花语。在当下世事繁杂人心浮躁的花花世界中,谁能驻足去静观花开?谁能静心去细听花语?高明星先生用他的相机,不,该是用他缜密的心眼、机敏的慧眼,去寻找,去发现,去捕捉四季花开的精彩瞬间,定格了繁花,记录下四季,又精心甄选佳作集之大成。让我们能够有幸在书中徜徉四季的花园,与花对视,聆听花语,陶醉其中,从花的“枝”言“瓣”语中,懂得了花心,感悟了生命,这真是令人佩服的一个善举,一件雅事。

一个喝茶的地方



全国十佳特色茶馆

名家新篇

逃离幼儿园

□鲍尔吉·原野

我四岁就踏上了逃亡之路,从幼儿园逃回家。

幼儿园离我家很远,在印象中有三个天边远。我在幼时寡言懦弱,不知道怎样穿过咣咣响的大铁门——门平时锁着,由镶大金牙的转业干部看守。出幼儿园往东拐,有一棵遮盖天空的沙枣树,沙枣树长满刺和灰而微红的小沙枣,果肉只是一层沙。但这不重要,重要的是,沙枣树站在十字路口西北角,枝叶遮住了派出所的窗户。那时候,赤峰没有打架偷窃的事,派出所比庙还清静。沙枣树对面是盟委,北面是体育场和盟医院。沙枣树成了方位标志。我跑过马路,手摸着盟委的砖墙往前跑。从砌成花孔的砖墙往里看,那里种西瓜和香瓜。我的目光从蔫了吧唧的叶子间发现西瓜身上的黑道时,精神大振,西瓜!它傲慢地躺在地上,瓜叶为它遮阳。盟委的果树给沙果、槟子、鸭梨和樱桃。沙果树像蹲着的力士举起一个结满果子的柴火垛,短粗胖。这些景物是我逃跑路上看到的,墙上菱形的孔像一幅幅画面连缀在一起,和卢米埃尔兄弟发明电影的原理一样,一秒钟二十四格。

我手摸墙跑着看过去,不耽误看西瓜的黑道,甚至看得见树上的樱桃站一只橙色的甲虫。甲虫壳上有六个黑点,从这边只能看到三个。我逃亡不是为了看这些破水果,我才四岁,

长托,我要回家。再往前,是一片平房,这是盟委家属院。夏天,每家院子里积水,小孩子高兴地光脚踩水回家。

我们家住在盟公署家属院的最后一栋,如果不去幼儿园,我就和伙伴在房后的大坑拣煤核。煤核即所谓焦炭,轻而有孔,可燃烧。我们拿它当剃头的推子,在别人后脑勺推一下,人疼得呲牙咧嘴。那时候,马路都是土路,中间高,两边低,便于排水。我沿着干燥发白的大马路往家跑——我多在星期六的傍晚潜回家,成群的雀鸟像风暴一样冲入院里大柳树的枝叶里,天空的云絮如同金箔的鱼鳞。

回家,我推开门时,每每把我妈吓一跳。我的突然现身会让我妈流一会儿泪,然后拿出好吃的让我享用。她和我爸常常下乡,不得已送我长托。我依稀记得,我妈赞叹我的勇气和智慧,以四岁之身穿越这么多街道跑回家,“像燕子一样。”她说。

这时——常常在我回家一小时左右——家门又被推开,闯入失魂落魄的幼儿园的阿姨。她们遍寻我不见,最后绝望地来我家报丧,却发现坐在小板凳上吃香瓜的我。阿姨又惊又怕之心放进肚子之后,委屈地哭起来。她们只有二十岁出头,找我的周阿姨或斯仁阿姨,哭的时候都端起胳膊擦泪,用右胳膊擦过双眼,然后左胳膊。阿姨哭完后,我妈搂住我,她知道阿姨要说什么了。

“孩子跟我走。”阿姨说。
“让他在家住一晚上吧!”我妈请求。他跑回家多不容易啊,这是她想说

而没说的话。

“不行。”
“就这一次!”我妈求情。
“绝对不行!他在家住一宿,以后就老往家跑了。”阿姨说。

当我的胳膊被阿姨的手攥住时,我开始放声大哭。我对世界的所有不解,包括心理学说的迷惑、愤怒、压抑和恐惧都是这时候形成的。我每次逃回家,我妈先哭,然后阿姨哭泣,最后我哭。我的哭阻止不住阿姨把我拖出家门,我边哭边回头,见我妈用衣襟擦脸上的眼泪。总之很悲剧,很像朝鲜电影。一路上,阿姨的手一直紧紧攥住我胳膊。回到幼儿园,我手腕的肉被擦白了,与周围血色久不汇合。

回幼儿园的街道何其悲壮,一直向西(我们家在东边)全是残阳或寥落的星斗。我被拖拖拉拉牵回幼儿园,那滋味跟上刑场差不多。我逃回家,每一回都被擒回幼儿园。为什么我妈不把我送回幼儿园呢?那就不会有下一回的逃亡了。佛家所谓业力,所说因缘或染识,多数是一种习惯。人一定要重复做他做过的事,越刺激,越罪恶越对他有吸引力。这个吸引力让他重复,成为习惯,成为让人身不由己的“无明”。

我们的眼泪,从小就洒在我们的脚下,但并没让我们懂得什么。我们从眼泪里没有得到任何启示。“逃离”是心理学的大命题,据说亚历山大征战也是为了逃离。我暗暗发现,我喜欢越狱的电影。在潜意识里,我把从幼儿园开始所见到的一切有院墙的地方都看作监狱,都想逃离。



闲话灯谜

聊斋闲品

门孙吉瑜

好灯谜常常让人拍案叫绝,谜面设得曲隐旁通,又合情合理,猜不中时,百思难解,猜到之后,越品味越厚,妙不可言,这大概就是灯谜在中国文化里久盛不衰的原因吧?

灯谜始于宋代,当时东京城的夜生活空前繁荣,逢到元宵佳节时,大街小巷内更是盛况空前。人们将谜条悬挂于灯笼上,前来跃跃欲试者络绎不绝,所以,灯谜俗称“灯虎”,说白了就是文字游戏。当然,“灯虎”游戏也有雅俗之分,有文人谜,也有民间谜。民间谜,一般是为了解闷,通俗易猜,多用形象设谜面,比如“笼中鸟”,打三国时一名将“关羽”。比如“红公鸡,绿尾巴,一头栽到地底下”;“方方正正一座城,城里卧着很多兵,只听到兵打仗,不见兵出城”;“上边毛,下边毛,中间夹个黑葡萄”,生动形象,极富趣味。当然,也有字谜,属于民间文化人之间的解闷,一般都是拆字合字型,比较容易,如“千里挑一,百里挑一”;“一人在内”;“王大娘,白大娘,一块儿坐在石头上”。当然,也有难一些的,比如“九十九”,谜底为“白”字,乍一看这是一个半截谜面,因为没有前提和设定,其实谜面的另一半隐藏在民俗文化里,因为民间称九十九岁为“白寿”,“百”这个前提与设定与民俗文化一联系,不需说出来,就自动现出来,构成了谜面的一部分,这种隐谜面,应该属于增减格一路。

与之相比,文人灯谜就有了难度,以斗智为主,所以也称“文虎”。设谜者机关用尽,谜面套着谜面,层层相推,环环相扣,什么二十四格、三六格,还有什么倒卷帘,什么重门格,皆能让智者显拙,知者显呆,抓耳挠腮半天,仍如坠十里雾里,百思不得其解,最后不得不俯首求解。获解后,一拍脑瓜,如天机顿悟,越品越有理,越品越觉得妙不可言,不由高喊一声:“好谜!”所以,雅灯谜在文人墨客中也被称为“文虎”。如“此说他于老泉父子”,打一京剧名,谜底为“苏三起解”,从下往上念便是“解起三苏”,为标准的“倒卷帘”。如若按照直线思维,是没有谜底的,反过来一念,谜底顿生。再如“子、丑、寅、卯、辰、巳、午、未、申、酉、亥”打一宇,谜底为“蜀”。第一次猜出的谜底“独无犬”,不是一个字,便成了下一关的谜面,进入第二次猜谜,谜底“蜀”就出来了。

总而言之,好灯谜和其他艺术一样,看是机会用尽,却不失自然浑成之妙格,用有为直抵无为之自然。



灯下漫笔

破灭的神话

□王新峰

晚上与同事在神马体育场跑步三圈,刺激汗腺到大汗淋漓,竟然想起上世纪90年代曾经辉煌一时的中国中长跑项目,进而想到了马俊仁以及他的中华鳖精。上个世纪90年代,中国的中长跑项目令国人骄傲,世界瞩目。马俊仁是这个项目的教练,马俊仁亲自熬制鳖精为队员滋补身体,队员的成绩和鳖精的神奇就出来了,逻辑就这么简单。问题是,马俊仁因为队员服用违禁药品下去后,中国中长跑成绩跟着下去了,充斥全国大小商场的中华鳖精也不见踪影了。这样的无端联想,使本来很神圣的话题,最终滑落到无趣的境地。

想往昔,还远远不止这样一个无趣。三株口服液风行全国前后不下五年,我也购买过,为我的常年患胃病的父亲买的。原本我不了解这种药的作用,看的电视多了,也就信了。从中央电视台到地方电视台,到处都充斥着三株口服液的广告,尤其那些嘴歪眼斜的,肝腹水脾肿大的,还有糖尿病综合征患者,他们现身说法,声情并茂,声泪俱下,把药效演绎得神乎其神,还有谁不相信呢?可后来三株公司崩塌了,“神药”神话也就破灭了。

还有那些貌不惊人的君子兰。君子兰本只是一种普通的草本植物,作为盆景摆上厅堂居室,开一种细碎的小花,给人以安静中的繁华。可有谁知道,这种草本植物有朝一日摇身一变,身价从十几元一株,一下子飙升

至几千元甚至上万,成为人际交往中的时尚礼品,能够办下许多办不了的大事。那时候成千上万元可不是小数,因为人们的工资也就千元以内,只有想办超常大事的“傻瓜”才能下决心购买这种“尚品”。可惜的是,极品君子兰也没撑多长时间就物归原主了,平民百姓都买得起,养得活,留得下来。是君子兰疯狂,还是人疯狂?

中国最原始的体彩是在体育场内发行的。发行体彩的时候,组织方往往要花很大气力搭建舞台,散发很多粉色传单,还要约定某一天,让想要发大财的人们从天南地北会聚于此摸彩。记得最大的奖品是两辆红色夏利小轿车,小三万的价值,还有一些比较细碎的奖品,比如电风扇、洗衣粉什么的,因为小,记得不太清了。多数彩民都是冲着小夏利去的,但多数什么奖都摸不到。即买即开,真有少数摸到的,于是燃放鞭炮庆祝,噼里啪啦一阵响,人群中就有开心的笑声,不开心的叹息声,或者不服气的咒骂声。后来就出现了人神共愤的体彩作弊问题。全民体彩的年代里,我所摸到的最大奖,就是一袋光明牌洗衣粉,而且在车上打瞌睡被人拿走了。

经济行为往往与跟风,与无处不在的欺诈紧密相连,你稍一放纵,就会落入它设置的陷阱。回想过往之事,让人哑然失笑,又不得开怀。

回头再说说鳖精,原本就是一鳖,放锅里熬制,就成精了,多新鲜的事!